

廣

豐去豆

異

編

唐豔異編卷之四

卽月軒主人彙次

僊部二

主父

主父既胡服夜恒獨觀天象一夕見有神人自天而降主父拜之觀其狀貌端莊豔麗面有光輝手指如玉音聲清亮授主父以玄女隱身之術九鍊變骨之丹忽復足下起五色雲從天西北去後主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夢之宮而人不覺夜靜昭王方與儀姬戲帷中主父因以玄女術告昭王中而不傷昭王驚疑有諸侯刺客遣宮中

主父猶在傍也主父知秦之世數未絕故歸亡何而秦之變閉主父於沙丘三月啟視重門鏤鑄封識如故而生父去矣蓋尸解云其後趙最遇主父於嵩山之下道服開行最拜主父荅拜最曰君猶在也忘李父之仇乎主父笑而不荅

東方朔雜錄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三百歲顏色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隣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二歲天下秘識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朔累月

暫歸母答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
一歸何以慰吾別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汚衣仍遇
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云經年乎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
朔曰見淵衣竟暫息冥都崇臺寤眠王公啖兒以母果霞
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還遇
一蒼虎息於路初見騎虎而還打播過痛虎齧兒脚傷母
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曰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
挂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游鴻臚
之澤忽遇老母採桑於此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
語朔曰昔為我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

吾却食吞氣已九十餘年日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二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朔既長仕漢武帝為大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鳥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即美悶不能動問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年無所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袋獲臣乃乘屨泛泉得而命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簞要臣

入雲駭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鏤為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
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薦眠毫之玕褥以百帟之毫織為褥
此毫褥至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桑毫水藻之褥臣攀手
拭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
於青綺窓綈統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
為祥朔對曰臣常遊吳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
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
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
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一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
出因桓之水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株如

王登因以為名帝以枝遍賜群臣初曰臣見此枝三遍枯
死矣帝以為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
工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臣遊北極至鏡
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囿池苑
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為燭照見鬼物形仙人
竈封膏以此草燃為夜明見腹内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
判此草為薪以烹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即不燃燭亦名照
魁草採以籍足則入水不沉朔又嘗東遊言雲之地得神
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工曰中雲光輦以適東王
公之舍稅此馬於芝山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

至子公壇因騎而返遶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門猶未掩
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為名
步景駒臣馭之如駕馬蹇驢耳又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
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詣之以秣馬
馬立不餓帝曰何為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吉凶若有
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
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
此立可得口可二三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
璽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遍賜群臣其得之者老者
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慧星朔折情星聲長嘯

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土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太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者久之

柳歸舜傳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風吹至君山下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四五里與酣踰越谿澗不由徑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砥平周匝八

七畝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盤高百餘尺葉曳白雲森羅
映天清風徐吹憂為絲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樹高百尺條
幹偃陰為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蕊深紅異香
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翱翔其間相呼姓字音旨清
越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
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鳳花臺者有名戴蟬兒者
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鉤弋夫人
常所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
朱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者曰我憶阿嬌深宮下淚時唱
曰昔請司馬郎為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又

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吾初學賦時為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余痛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鸞金轂泛積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鄙賤奉恩私願吾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君何姓氏行第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與酈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遭風得臻異境此所為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為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因遙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即有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地丈餘雲氣漸散遂見珠

樓翠幙重檻飛楹周匝石際一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
身衣珠顏甚姝美謂歸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傳語郎君
貧居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畧坐以具蔬饌
郎有捧水精床出者歸舜再讓而坐阿春因教鳳花臺鳥
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黃郎不在不敢接對郎君汝若等
閑似前度受捶有一鸚鵡即飛至曰吾乃鳳花臺也近有
一篇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契所願鳳花臺乃曰
吾昨過蓬萊玉樓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
晶玉樓瞰窳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棲止投跡依舊松
喬獲何添日侍群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

鳳花臺曰僕在王母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真錄東方朔授我秘訣漢武帝求大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楊雄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為朱然所得轉移陸遜復見機雲製作方學綴篇什機雲被勅便至於此殊不知近日誰為宗匠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捧赤玉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香裂鼻飲食訖忽有二道士白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鵡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笑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却墜巴陵達舟所

男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却至此泊舟尋訪不
復再見也

文廣通

文廣通者辰溪縣滕村人也以宋元嘉二十六年見有野
猪食其稼因擊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尋血蹤越十餘里入
一穴中行三百許步豁然明曉忽見數百家居住莫測其
田來視所射猪已歸村人園中俄有一叟出門云汝非射
吾猪者乎文曰猪來犯僕非僕犯猪翁曰牽牛蹊人之田
信有罪矣而奪之牛者不又重乎文因稽首謝過翁云
知政是無過矣此猪前緣應有其報君無謝焉翁嘆

廣通至廳上見十數書生皆冠章甫之冠服縫掖之衣有
博士獨一榻面南談老子又見西齋有十人相對彈一絃
琴而五聲自韻有童子酌酒呼令設客文飲半酣四體怡
然因爾辭退觀其墟陌人事不異外間覺其清虛獨遠自
是勝地徘徊欲住翁乃遣小兒送之令堅關門勿復令外
人來也文與小兒行問其始末荅曰彼諸賢避夏桀難來
此因學道得仙獨榻座談老子者昔河上公也僕漢時山
陽王輔嗣至此請問老子滯義僕自掃門已來於茲十紀
始蒙召進得預門人猶未深愛要訣只令守門至洞口分
別殷勤自言相見卡期文通自所入處見所用弩皆已朽

斷初謂少頃已十二年矣文通家已成喪訖聞其
村驚疑明日與村人尋其穴口唯見巨石塞之慨然不可
為攻焉

陸生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欲
試自駕其驢忽驚躍斷韁而走生追之出啟夏門直至
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五六里
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有蒲
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
顏色甚異頗侑敬焉遂命生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驢

止為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且少留當
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境也留
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枝皆仙音生心自驚駭未測
其故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
指左右吏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
也能御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
而壽與天地長久人間浮萍反願之乎生拜謝曰敬受教
老人曰後學師資之禮合獻一女子始度君無因而得今
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
入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於廳

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力或
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
無女而人亦無見其形者悞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
見一女臨鏡晨粧生投杖於牀携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
已化作女形僵卧在牀一家驚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將女
去會侍郎下朝時權要謁請盈街宅門重遂不得出隱於
中門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不絕須臾公卿以
下皆至門矣時葉天師在朝奔遣邀至生隱於戶下半日
葉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非鬼魅道術者為之耳遂
取水噴咒死女立變為竹又曰此亦不遠搜尚在遂持杖

禁咒遶宅尋索果於門側得生生既被擒遂被枷鎖拷訊其妖狀生因述其本情就南同取老人從人至山下往時小徑都已無矣所司益以為幻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濶丈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我命患自授也然亦不可不救爾從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噴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見矣

天桂山宮志

唐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百姓陰隱客家富莊後穿廿二
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
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鷄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
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掘壁傍行俄轉有
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山正立而
視則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
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
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
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樹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
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

行至閣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閣內
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
綠煙絳唇皓齒鬚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
曰汝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
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
人不意而到詢問途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敕
曰敕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
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倘賜從容乞乘便言
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
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盥漱之味

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為門人引下山每至
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
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為宮室城樓以王子題云梯仙國工
人詢於門人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開
送此國脩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閼風
姑射然方得仙宮職位主錄王即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
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
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一無所異
事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尋舊路又令飲白泉
酒

梯仙至山頂求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人間已數萬年

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是送鄉歸三人
拜謝須臾門人攜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
大門勢偉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示金印讀玉簡
剴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為風雲擁而前因無所
覩唯問門人云好去為吾致意於赤城貞伯須臾雲開已
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詢陰隱客家時人
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唯見
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為也時貞元七年矣工人尋覓家太
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
有人於劍閣鷄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王可交傳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年三十莫知有真道常取大魚自喜以槌擊殺煮之持蒜韭以食常謂樂無以及一旦棹漁舟方擊楫高歌入江行數里間忽見一彩畫花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年小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總角雲鬟又四人黃衣乘舫一人呼可交以姓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菓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又有女妓十餘人悉持樂器所交遽立於燈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

僊生於凡賤屑間已炙破矣一人曰與酒吃侍者瀉酒而樽中酒再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是靈物必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又曰與栗吃俄一人於筵上取二栗付侍者與可交令便吃視之其栗青色赤光如棗長二寸許齧之有皮非人間之栗肉脆而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於船邊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已到失黃衣所在但見峰巒重疊松栢參天坐於草中石上及望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林樾者并僧十餘人到問

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自離家可交曰今日
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對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今
日是九月九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地是何所僧
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少地僧曰
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乃為僧邀歸寺設食可交但
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
唐興縣以達台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湏素奉道召之見極
以為非常之事神仙變化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
貌殊異言語清爽渢嘆曰此誠真仙人也又以同姓益敬
之餽以道服而遣人至蘇州詰其實具言三月三日可交

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舫謂墮江死漉之無跡妻
子已招魂葬訖王渢具以表聞詔其稱異後可交却歸鄉
里備話歷履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船之處依然可
交食粟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子往
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於
人時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極去疾酒
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
其形像有患疔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即愈後三十餘年却
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有見之者

陳生

弟親戚皆目為癡人無為郵養者唯一姊憫憐之給與
食令僕者與洗沐畧無倦色一旦於門外曝日搔癢其
里見朱衣使者領數十騎至問曰仙師何在遂走到見搔
癢者鞠躬趨前俯伏稱謝良久忽高聲叱曰來何遲勾當
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徹聲韻
朗暢都無癡疾之狀朱衣輩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癢不
已其夜遂卒魏公等雖驚其事而不異其人遂隨事瘞埋
唯姊悲慟有嘉潛具塋禮至小殮之日乃以一黃繡披襖
于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後魏公從駕至馬嵬其姊亦隨
去禁兵亂誅楊國忠魏公親也與其族悉與禍焉時其姊

偶出在店外聞雞走遺其男女三人皆五六歲已分爲茹
縊矣及明蚤軍發試往店內尋之僵屍相接東北梢深一
床上若有衣服就視之兒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是樊
癡弟黃緒襁子也悲感慟哭母子相與入山俱免於難

王四郎

洛陽尉王琚有孽姪小名四郎孩提之歲其母他適因隨
去自後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復錄矣唐元和中
琚因常調自鄭入京道出東都方過天津橋四郎忽於馬
前跪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識因自言其名琚哀愍
久之乃曰叔今赴選費用固多少物奉獻以助其費即於

懷中出金可五兩許色如鷄冠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價也到京但於金市訪張達子付之當得二百千据異之耶謂曰爾頃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將往峨眉知叔到此故候拜覲琚又曰爾今停泊在何處對曰中橋逆旅席氏之家時方小雨會琚不賁雨衣遽去曰吾即至爾居四郎又拜曰行李有期恐不獲祇候琚遲歸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於衣服鞍馬華侈非常其王愛士肩輿先行云往劍南瑤私奇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時物湧貴財用頗乏因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者一訪之果有張

子乃出金示之蓬子驚喜捧而叩顙曰何從得此所要幾
緡吉兒即曰二百千耳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兒即依請而
付又曰若更有可以再來吉兒以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
詣蓬子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南胡專此伺
買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且逾則不必受也琚遂更
不取焉自後留心訪問冀一會遇終不復見

樊夫人

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媼不云姓字但稱湘媼常居止人舍
十有餘載矣常以冊篆文字救疾於閭里莫不嚮應鄉人
敬之為結搆御名華屋數間而奉媼媼曰不然但土木其

字是所願也。婦鬻翠如雲，肥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
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遙，年二八，豔美，攜筐採菊，遇媼，瞪
視，足不能移。媼目之曰：汝乃愛我，可同之所止否？逍遙欣
然，擲筐歛衽，稱弟子。從媼歸室，父母奔追，及以杖擊之。叱
而返舍。逍遙操益堅，竊索市糲，親黨敦諭其父母，請縱之。
度不可制，遂捨之。復詣媼，但掃塵，易水焚香，請道經而已。
後月餘，媼白鄉人曰：某暫之羅浮，扃其戶，慎勿開也。鄉人
問逍遙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於戶外窺見小松，
遂而叢生，堦砌及媼歸，召鄉人同開鎖，見逍遙，懽坐於
室。若平日唯蒲覆為竹，稍串於棟宇間。媼遂以杖叩地，
室

吾子汝可覺逍遙如寐醒方起將欲拜忽遺左足如墮於地媼遂令無勤拾足勘膝嘆之以水乃如故鄉人大駭敬之如神相率數百里皆歸之媼貌甚閑暇不喜人之多相識忽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有心為我設船一隻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具舟楫自駕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感一巨舟沒於君山島上而碎載數十家近百餘人然不至損未有舟楫來救各星居於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遊於沙上數十人欄之撾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繞島上人家其能辨其城漸窄狹束島上人忙怖號叫囊橐皆為糝粉束

其人為簇其廣不二數丈又不可攀援勢已緊急岳陽人亦遙觀雪城莫能曉也時溫舟已至岸媼遂登島攘劍步罡嚙水飛劍而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城遂崩乃一大白翼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性命不然頃刻即拘束為血肉矣島上之人咸號泣禮謝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與媼相遇曰樊姑爾許時何處來甚相慰悅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媼即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媼與拱逢一時返真

王女

唐開元中華山雲臺觀有婢王女年四十五大疾徧身潰爛臭穢觀中人懼其汚染即共送於山澗幽僻之處王女痛是呻吟忽有道士過前遙擲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謂之曰勉食此不久當愈王女郎茹之自是疾漸痊不旬日復舊初忘飲食惟恣游覽但意中飄飄不喜人間及觀之前後左右亦不願過此觀中人謂其消散久矣亦無復有訪之者王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實而已後於巖下復逢前道士謂曰汝疾既瘳不用更在人間雲臺觀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時投以小石當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撿之而食久久當自有益王女郎依其教自後筋骸輕

健翺翔自若雖屢為觀中人逢見亦不知為玉女耳如此
數十年髮長六七尺體生綠毛面如白花往往山中之人
過之則叩頭遙禮而已大曆中有書生班行達者性氣籠
踈誹毀釋道為學於觀西序而玉女日日往來石池因以
為常行達伺候窺覘又熟見投石採芝時節有准於一日
稍先至池上及見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達乃奪取玉
女遠在山巖或棲樹杪既為採去則呼歎而還明日行達
復如此積旬之外玉女稍稍與行達爭先步武相接歛然
遷捉其髮而玉女騰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肩體仍加逼
題玉女號呼求救誓死不從而氣力困憊終為行達所奪

高之一室翌日行達就觀乃見幡然一媼庭際異常起立
殊艱視聽甚昧行達驚異遽召觀中人細話其事即其伺
問王女玉女備述始終觀中人固有聞知其故者計其年
蓋百有餘矣衆哀之因共放去不經月而歿

楊真伯

弘農楊真伯幼有文性耽翫書史以至忘寢食父母不能
禁止因陰奪其脂燭匿其詩書真伯頗以為患遂逃過洪
饒覓一精舍空院肄習半年餘中秋夜習讀次可二更已
來忽有人扣學窓牖間真伯淫於典籍不知也俄然有人
啓扉而入乃一雙鬟青衣言曰女郎久棲幽隱服氣茹芝

多往來洞庭雲水間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氣清淨志操
白願盡欵曲真伯殊不應青衣自反三更後聞戶外珎璚
環珮之聲異香方馥俄而青衣報女郎且至年可二八冠
碧雲鳳翼冠衣紫雲霞日月衣精光射人逡巡就坐真伯
殊不顧問一言久之於真伯案取硯青衣薦牋女郎書札
數行愀然而去真伯因起乃視其所留詩曰君子竟執逆
無由達誠素明月海上山秋風獨歸去其後亦不知女郎
是何人也豈非洞庭諸仙乎觀其詩思豈人間之言歟

張鎬妻

張鎬南陽人也少爲舉動者隱王房山未嘗釋卷山下有

酒家鎬執卷請之飲二三盃而歸一日見美婦人在酒家
揖之與語命以同飲欣然無拒色詞旨明辨容狀佳麗既
晚告去鎬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復往伺之已在酒家矣
復召與飲微詞調之婦人曰君非常人願有所託能終身
即所願也鎬許諾與之歸山居十年而鎬勤於墳典意漸
踈薄時或念美婦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鯉魚
肝一斗合藥即足矣鎬未測所用力求以授之婦人以鯉魚
肝投井中自亦隨下須臾乘一鯉自井躍出凌空欲去謂
鎬曰吾此待子立功立事同昇大清會既如斯固子之薄
福也他日守位不終海亦何及鎬拜謝悔過於是乘魚昇

天而去鎬後出山歷官位至宰輔為河南都統常
終之言每自咎責後貶辰州司戶復徵用薨時年方六十
毋話於賓友終身為恨矣

谷神女

唐元和初萬年縣有馬士良者犯事時進士王爽為京尹
執法嚴酷欲殺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潛於
大柳樹下纔曉見五色雲下一僊女於水濱有金槌玉板
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施開僊女取擘三四枚食之乃
乘雲去士良見金槌玉板尚在躍下扣之少頃復出土良
盡食之十數枚頃覺身輕即能飛舉遂捫蘿尋向者五色

雲所俄見大殿崇宮食蓮女子與群僊處於中觀之大營
趨下以其竹杖連擊墜於洪崖澗邊澗水甚淨潔因僊熟
睡及覺見雙鬟小女磨刀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君命
士良大懼俯伏求解救之荅曰此應難免唯有神液可以
救君君當以我為妻遂去遂巡持一小碧甌內有飯白色
士良盡食復寢須臾起雙鬟曰藥已成矣以示之七顆光
瑩如空青色士良喜歎者其腹有似紅線處乃刀痕也女
以藥摩之隨手不見戒曰但自脩學慎勿語人儻漏洩腹
痛必裂遂同住於湫側又曰我谷神之女也守護上仙靈
藥故得救君耳至會昌初年人見於炭谷湫捕魚不獲

授一帖子必隨片兩數以得

太陰夫人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鄰有麻氏婦孤獨杞
遇暴疾卧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忽晚從外歸見金犢
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年十四五其神
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
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婆曰亦何妨就夜麻婆曰事諧
矣請齊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
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輶
軒降空即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即夫人奉上帝命

遣人間白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更七日清
齋當再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
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歸清齋七日斲地種藥纔
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麻婆
以刀剗其中與杞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
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令着油衫只在
冰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
葫蘆止息遂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為牆垣被甲仗戈者
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
婆屏立於諸衛下女子謂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

此宮壽與天畢次為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為中國
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其為
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湏定不得改
移以致相累也乃齎青紙為表當庭拜奏曰湏啟上帝少
頃聞東北間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
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五階下朱衣宣帝命曰盧杞得太
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
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疋以賂使者欲其稍
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仙及人間宰相此
度湏快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

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故處
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

蓬球

晉大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
尋至北山廓然宮殿盤礴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
王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其彈棋於堂上見球俱
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
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暉何為獨昇樓球樹
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
迎惠曰王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已令王方平行諸

仙室球懼而出門回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伯
居間舍皆為墟矣

第四卷終

廣韻異編卷之五

印月軒主人彙次

僊部三

羅公遠傳

羅公遠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設觀者傾郡有一白衣人長丈餘貌甚異隨群眾而至門衛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處驚怖官司耶不速去其人遂攝衣而走吏乃擒小童至讌所具白於刺史刺史問其姓名云姓羅名公遠自幼好道術適見守江龍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須令我見本形曰請俟後日至期於水濱作一

小坑深纔一尺去岸丈餘引水入刺史與郡人並看遂有魚白色長五六寸隨流而至騰躍漸大青煙如線起自坎中少頃黑氣滿空咫尺不辨公遠曰可以上津亭矣未至電光注雨如瀉湏臾即定見一大白龍於江心頭與雲連食頃方滅時玄宗酷好仙術刺史具表其事以進時玄宗與張果葉法善碁二人見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碁子十數枚問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開果無並在公遠處方大駭異令與張葉等齒坐劍南有果初進名為日熟子張與葉以術取每過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顧而語曰莫是羅君否時天寒圍爐公遠笑於火中素對

一筋及此除之遂至葉詰使者云欲到京焰火亘天无匹
可止適火歇方得度從此衆皆敬伏開元中二秋望夜時
玄宗於宮中詵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
柱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玄宗同登約行數
十里精光奪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
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也
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却顧其橋隨步而
滅且召伶官依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時武惠妃尤信誼
例三藏玄宗幸功德院忽苦背痺公遠折竹枝化七宝如
以建玄宗大脫朝謂三藏曰上人能教此乎曰此幻術

耳臣為陛下取真物乃袖中出七宝如意以進公遂所選者即時化為竹枝耳及玄宗幸東洛武妃同行在上楊宮麟趾殿方將脩殿其庭有大方梁數丈徑六七尺時公遠葉尊師金剛三藏皆侍從為玄宗謂葉尊師曰吾方閑悶可試小法以為樂也師試為朕舉此方木葉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數尺而一頭不起玄宗曰師之神力何其失耶葉曰三藏使金剛善神衆壓一頭故不舉時玄宗奉道武妃宗釋武妃頗有悅色三藏亦陰心自懣惟公遠低頭微哂玄宗謂三藏曰師神呪有功葉不能及可為朕呪法善入深坑乎三藏受詔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呪法大佛

頂真言未終遍藥身歔歔就瓶不二二遍藥舉至瓶脣邊訖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悅良久謂三藏曰師之功力當得自在既使其入能為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即呪之誦佛頂真言數遍藥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師今為三藏所呪而沒不得見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懼玄宗謂公遠曰將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遠笑曰法善不遠良久高力士奏曰禁尊師入玄宗大驚曰銅瓶在此自何所來引入問之對曰寧王邀臣喫飯面奏的不放臣適寧王家食訖而來不因一呪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賀已而使禁設法籙於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摺之以盆覆之藥禹步

叩齒統三匝曰太上老君攝去盆下袈裟之縷隨色皆攝
各為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襴至毀如此玄宗曰可正手葉
曰可又覆之呪曰太上老君正之啟之袈裟如故葉又取
三藏鉢燒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頭失聲而走玄宗大笑
公遠曰陛下以為樂乃道之末法也葉師何用逞之玄宗
曰師不能為朕作一術以懽朕耶公遠曰請更問三藏法
術何如三藏曰貧道請收固袈裟試令羅公取取不得則
羅公輸取得則僧輸於是令就道場院為之三藏結壇焚
香自於壇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貯之銀合又安數重木函
皆有封鎖置於壇上玄宗與武妃葉公皆見中有一重蓋

隋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外以一重金釧圍之賢聖此有環繞甚嚴三藏觀守目不暫捨公遠坐繩牀言笑自若玄宗與樂公皆視之數食頃玄宗曰何太遲遲得無勞乎公遠曰臣關力安敢自衛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敬觀耳令開函取袈裟雖封鎖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遠奏曰請令人於臣院內勅徒開櫃取來即令中使取之須臾袈裟至玄宗問之公遠曰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皆可功叅上界至於太上至真之妙非術士所知適使玉清神女取之則菩薩金釧不見其形取若坦途何難之有玄宗大悅賞賚無數而樂公三藏然後伏焉時玄宗

欲學隱遯之術對曰陛下玉書金檢已簡於九清矣真人
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為繼文景之儉約却寶
劍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乘之尊四海之貴宗
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徇小術為戲翫之事乎若盡臣術
必懷聖入人家困於魚服矣玄宗怒罵之遂走入殿柱中
數玄宗之過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復入玉碣中又易碣破
之為數十片悉有公逮之形玄宗謝之乃如故玄宗後又
聖學隱升之術強之不已因而教焉然託身隱常有不盡
或露裾帶後遂去不知所之帝令人遍訪遇於潼關以蜀
宮婦為贈天寶末玄宗幸蜀又於劍門奉迎衛至成都拂

不復去及玄宗自蜀還京方悟蜀當歸之寄云

崔生

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收放無僕使驢走赴不及約行二十餘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驢復走入崔生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草樹巖壑悉非人間所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生呵問答曰塵俗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長丈餘鬚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執執誕生上殿與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生曰此非人世乃僊府也驢走益遠予之奉邀某惟一女願事焉

子此亦真數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謝顧左右令將青合來
取藥兩丸與生服訖覺肺腑清瑩逡巡摩搔皮若蟬蛻視
鏡如嬰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蓋仙樂步虛與妻相見真
人空際皆以崔郎為戲每朔望仙伯乘鶴上朝藥宮云某
階品尚以卑未得在天真之列必與崔生別翩翩於雲漢
之內歲餘嬉遊佚樂無所比因問曰某血屬要與一訣非
有緣者也請畧暫回仙翁曰不得淹留謫罪極大與符一
道恐遭禍患此可隱形然怕不得進宮禁中臨別更與符
一道云甚急即開却令取所求歸付之到京都試往入家
皆不見便入苑囿大內會劍南退太真妃生日錦繡乃竊

其見者以訛上曰晝日賊無計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
特朱書照之寢殿戶外後果得具本未上不信令答死忽
詎仙翁臨行之符遽發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
啟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輩便受
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言遂
令百人具兵仗同衛士同送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復見金
城絳闕仙伯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郎不記吾言幾至顛墮
崔生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僊翁以杖畫成澗深澗各
數丈令召崔生妻至擲一領巾過作五色彩橋遣生登陸
步即滅既度崔生回首曰即如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

起咫尺不見唯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遙望唯空山而已不復有物也

盧延貴

盧延貴者為宣州安仁場官赴職中途阻風泊大江次數日因登岸聞步不覺行遠遠望大樹下若有屋室稍近見室中一物若人若獸見人即行起而來延貴懼而却走此物連呼無懼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狀貌奇偉裸袒而通身有毛長數寸自言商賈也頃歲泛舟至此遇風舉家沒溺而身獨得就岸數日食草根飲澗水因得不死歲餘身乃生毛自爾乃不飲不食自傷孤獨無復世念結廬於此已

十餘年矣。曰：問獨居於此，得無虎豹之害乎？荅曰：吾已能騰空上下，虎豹無奈何也。延貴留久之，又問有所須乎？對曰：亦有之。每浴於谿中，恒患身不速乾，得數尺布為巾，乃佳也。又得小刀，以掘藥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貴延之至。舡固不肯，乃送巾與刀而去。罷任，復尋之，遂迷失路。後無有遇之者。

元藏幾

虞士元藏幾，自言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住奉信。卽大業九年，為過海使判官，無何風浪壞舡，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免，而藏幾獨為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遇

於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則瞢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滄
洲去中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
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出
鳳皇孔雀靈牛神馬之屬更產分蒂瓜長二尺其色如椹
二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
遠遊冠與之話中國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
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露之醑洲上有父視之山
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闊一百步亦謂之流渠雖投之金石
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為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數里水
石沉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

如泥以間彩繪光輝煥爛與真無異但不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為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強木造船其上多飾珠玉以為遊戲強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縋之終不沒藏幾淹留既久忽念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馬激水如箭不旬即達於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詢其年號即貞元也訪其鄉里榛蕪也追其子孫疎屬也有隋大業元年至貞元年末已二百年矣有二鳥木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即至或令銜珠或令受香語乃謂之轉言鳥出滄洲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

十數年間遍遊江表人莫之知而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
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求得其寶歸真以藏幾之異備奏
上上令謁者齎手詔急徵及至中踞忽然亡去謁者惶恐
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如明皇帝以怪異
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
事焉

李林甫外傳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球
馳逐鷹犬母於成下槐樹下騎驢擊技無休日既憊捨驢
以兩手逐據地歇一日有道士甚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

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閑足下何事道
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初聰悟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
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
自此脩謹不復爲也道士笑曰與郎君後三日五更會於
此曰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爲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
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
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昇天如不
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推在已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
更復會於此李公迴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
相重權在已安可以白日昇天易之手計已決矣及期

白道士嗟歎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憐可
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叙別曰
二十年宰相生殺權在已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為
陰德廣救拔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昇矣
官祿已至可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
公堂叔為庫部郎中在京遂請叔父以其縱蕩不甚記錄
之頗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
節讀書願受鞭箠部甚異之亦來令就學每有賓客遣
監杯盤之饌無不肅潔或謂曰汝為吾著某事雖雪深沒
踝亦不去也庫部亦親憐之官於班行知者甚衆自後以

陰敘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為相矣權巧深密能同
上意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月
固益切大起大獄誅殺異已寃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
言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癯曰
願報相公門者可而逐之道士微笑而去明日復至明者
乘間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試為通及道士入李公見
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覩也慚悸之極若無所措道士
笑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上天甚明謹請可
學公但構額而已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於中
第一榻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昇天之夢今

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竄責更六百年乃
如約矣李公曰某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
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道士曰相公安
神靜慮萬想俱遣兀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
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大門
及春明門到縣自開李公援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
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
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椅李公曰可乘此至地
方止慎勿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一覺身泛大海但聞
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雙石羅列城門道士至

皆迎拜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
帳榻華侈李公因欲就帳卧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
迴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
笑曰茲介鱗之屬其間若事亦不少遂却與李公出大門
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顛坐於
牀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
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
曰勉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
先是安祿山常養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
唯是奉相公若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

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
宰相宴於己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
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
之類皆穿屋踰牆奔逆而走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
暫謫在人間耳

九室洞天志

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嘗採藥於青城
山下遇一大薯藥斫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此人斫之
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餘此人墮中無由
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馬分必死矣忽傍見一穴既入稍

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
此穴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闊數
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
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
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舸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
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柏子湯諸殖止可數日此民
覺身漸輕問其主人此是何所薰求還蜀之路其人相與
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境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
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月上已也可往
朝謁遂將此人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此人亦往

中徒步湏臾至一城皆金玉為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獨留此人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禮拜其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寶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頃此牛吐一赤珠大如徑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為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而空去主人汲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劍列左右王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葉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代具以實對而民貪顧左

右玉女玉皇曰汝既悅此侍衛之美乎民俯伏請罪玉皇
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脩行未到須有功用不
可輕致敕左右以玉盤盛仙果示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所
得之數也其果紺赤絕大如拳狀若世之林檎而芳香無
比自手拱之所得之數卽侍女之數也自度盡拱可得十
餘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
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敕令三女充侍別給一屋
居之令諸道侶導以脩行此人遂却至前處諸道流傳授
真經服藥用氣洗滌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朝
謁母見玉皇必勉其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

寒暑之變度如人間可一歲餘民自謂仙道已成忽中變而歎左右問曰吾今雖得道本偶來此耳來時妻產一女纔經數日家貧不知復如何思徃一省之王女曰君離世已久妻子等已當亡豈可復尋蓋為塵念未祛至此誤想民曰今可一歲矣妻亦當無恙要明其事耳王女遂以告諸隣諸隣共嗟歎之復白王皇王皇命遣歸諸仙等於水上作歌樂飲饌以送之其三王女又與之別各遺以黃金一錠曰恐至人世歸求無得以此為費耳中女曰君至彼倘無所見思歸吾有藥在金錠中取而吞之可以歸矣小女謂曰恐君為塵念侵不復思僊金中有藥恐不固耳吾

知君家已無處尋唯舍東一擣練石尚在吾已將藥置石
下如金中無但取此服可矣言訖見一群鴻鵠天際飛過
衆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之民亦騰身
而上便至鵠群鵠亦不相驚擾與飛空回顧猶見岸上人
揮手相送可百來人乃至一城中人物甚衆問其地乃臨
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遂鬻其金為資糧經歲乃至蜀時
開元末年問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
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矣乃民之孫也相持
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矣時所生女適人身死其孫已年
五十餘矣相尋故居俱為瓦礫荒榛唯故碁尚在民乃數

金求藥將吞之忽失藥所在遂舉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此民雖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去處乃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王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馱龍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黃者三萬歲白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吞黑者雖不能學道但於人世亦得五千歲耳玉皇前立七人北斗七星也民得藥服却入山不知所之蓋去歸洞天矣

司命君傳

司命君者常生於民間幼小之時與唐元稹同學寶應二

年元瓌為御史充河南道採訪使至鄭州郊外忽與君相
見君衣服甚縷容貌憔悴元瓌深憫之與語叙舊問其所
學曰相別之後但脩真而已邀元瓌過其家留騎從於旅
次相候君與元瓌同往引入市側門巷低小從者一兩人
纔入外門便閉從者不得入第二門稍寬廣又入一門屋
宇甚大揖元瓌於門下先入為席良久出迎元瓌見其容
狀偉爍可年二十許雲冠霞衣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輩
皆非世所有元瓌莫之測相引升堂所設饌食珍美器皿
瑰異雖王者宴賜亦所不及徹饌命酒君與妻同坐乃曰
不可令侍御獨坐即召一人坐於元瓌之側元瓌視之曰

其妻也奏樂酣飲既醉各散終不及相問言情遲明苦別
君贈元璫金尺玉鞭出門行數里因使人訪其處無復踪
跡矣及還京問其妻曾有異事乎具言某日昏然思睡有
黑衣人來稱司命君召某便隨去既至司命宮中見與君
同飲所見歷然皆同不謬後十年元璫奉使汪顓又於江
西泊舟見君存岫上邀入一草堂又到仙境留連飲饌但
音樂侍衛稍多於前皆非舊人矣及散贈元璫一飲器如
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叙別不復再見亦不知司命所主
何事所脩何道品位仙秩定何高下後似姓字耳一日有
胡商詣東都所居謁元璫曰室中有奇寶之氣願得一見

元瓌以家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贈飲器與商起敬而後跪接之捧而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盤則紅光照室即與元瓌就日試之白氣如雲鬱勃徑上與天相連曰夜更試之此不謬矣此寶太上西北庫中鎮中華二十四寶也頃年已旋降今此第二十二寶亦不久留於人間即當飛去得此寶者受福七世敬之哉元瓌以玉盤承之夜視紅光滿室

蕭洞玄傳

王屋靈都觀道士蕭洞玄志心學鍊神丹積數年卒無靈就無何遇神人授以大還秘訣曰法盡此耳然更須得一

同心者相為表裏然後可成蓋求諸乎洞玄遂周遊天下
歷五嶽四瀆名山異境都城聚落人跡所轅罔不畢至經
十餘年不得其人至貞元中洞玄自浙東抵揚州至度亭
埭維舟於逆旅主人於時舳艫萬艘隘於河次堰開爭路
上下衆船相軋者移時舟人盡力擠之見一人舡頓感其
右臂且拆觀者為之寒慄其人顏色不變亦無呻吟之聲
徐歸船中飲食自若洞玄深嘆異之私喜曰此豈非天佑
我乎問其姓名則曰終無為因與交結話道欣然遂不相
捨即俱之王屋洞玄出還丹秘訣示之無為相與揣摩更
終二三年脩行備至洞玄謁無為曰將行道之久我當作

法譔持君當謹守丹竈但至止更无言則攜手上昇矣无
為曰我虽无他術至於忍斷不言君所知也遂十日設壇
場焚金炉飾丹竈洞玄遶壇行道步虛无為於藥竈前端
拱而坐心誓死不言一更後忽見兩道士自天而降謂无
為曰上帝使問尔要成道否无為不應須臾又見群仙自
稱王喬安期等謂曰適來上帝使左右問尔所謂何得不
對无為亦不言有頃見一女入年可二八容華端麗音韻
幽閑綺羅繽紛薰灼動地盤旋良久調戲无為无為亦不
應俄然有虎狼猛獸十余種類哮呌騰擲張口向无為无
為亦不動有頃見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屬等並在其前謂

曰汝見我何得无言无為涕淚交下而終不言俄見一夜
叉身長三丈目如電施口赤如血朱髮植竿鋸牙鉤爪直
衝无為无為不動既而有黃衫人領二手力至謂无為曰
大王追不願行但言其故即免无為不言黃衫人即叱三
手力可拽去无為不得已而隨之須臾至一府署云是平
等王南面凭几威儀甚嚴厉声謂无為曰尔未合至此若
能一言自辨即放尔迴无為不對平等王又令引向獄中
看諸受罪者慘毒痛楚万狀千名既迴仍謂之曰尔若不
言便入此中矣无為心虽恐惧終亦不言平等王曰即令
別受生不得放歸本处无為自此心迷寂无所知俄然復

竟其身託生於美安貴人王氏家初在母胎猶記宿誓不言既生相貌且足唯不解啼三日滿月其家大会親賓廣張声乐乳母抱兒出衆中遙相憐撫父母相謂曰我兒他日必是貴人因名曰貴郎聰慧日甚祇不解啼緣及三歲便行弱不好弄至五六歲雖不能言所為雅有高致十歲操筆即成文章動淨嬉遊必盈紙墨既及弱冠似形甚都舉止雍二可為人表然自以瘖瘂不肯入仕其家富比王室金玉滿堂婢妾歌鐘極於奢侈年二十六父母為之娶妻二亦豪家又絕代姿容工巧伎樂无不妙絕貴郎官名慎微一生自矜快樂娶妻一年生一男端敏惠黠畧无倫

比慎微愛念復過常情一日妻及慎微俱在春庭遊戲庭
中有盤石可為十人之坐妻抱其子在上忽謂慎微曰觀
君於我恩愛甚深今日若不為我發言便當撲杀君兒慎
微爭其子不勝妻舉手向石撲之腦髓迸出慎微痛惜撫
膺不覺失聲驚駭恍然而寤則在丹竈之前而向之盤石
乃丹竈也時洞玄壇上法事方畢大欲曉矣俄聞无為欢
息之声忽失丹竈所在二人相与相哭即更鍊心脩行后
亦不知所終

道安堂記

唐貞元十一年秀才韓幽求頻年下第其年失志後乃從

新羅王子過海於太謝公島夜遭風與徒侶數十人爲風
所飄南馳兩日兩夜不知幾万里風稍定徐行見有山林
乃整棹望之及前到山高万仞南面半腹有城壁臺閣門
宇甚壯麗雅舟而升至城一二里皆就虎列坐於道兩邊
見幽求乃眈二而視幽求幽求進路甚恐懼欲求從者失
聲徬徨次於大樹枝爲風相磨如人言誦詩聲幽求諦听
之乃曰王幢亘碧虛此乃真人居徘徊仍未進邪省猶唯
除幽求猶疑未敢前俄有朱衣人自城門而出傳勅曰西
嶽真君來遊諸就虎皆俯伏曰未到幽求因趨走而見朱
衣人不雇而入幽求進退不得左右諸就虎時二月幽求

盤旋次門中數十人出龍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隨之至維舟處諸騎龍虎人皆履海面而行浪更沒於遠唐中幽求未知所適舟中具饌次忽見從西旗節隊伍僅千人鸞鶴青鳥飛引於路騎龍控虎乘龜乘魚右乘赤鬃馬人衣紫雲日月衣上張翠蓋如風而至幽求但俯伏而已乃入城門幽求又隨覘之諸龍虎皆依前列位與樹木花葉鳥雀等皆應節盤迴如舞幽求身亦不覺足之蹈之食頃朱衣人持一牒出謂龍虎曰使水府真君就虎未前朱衣人乃召幽求受牒幽求未知所適朱衣曰使水府以手指之幽求隨指而身如乘風下山入海底垂入水而不

知為水牒狀如日中行亦有樹木花卉觸之珊然有聲須
臾至一城宮室甚偉門人驚雇俯伏於路俄而有數十人
皆龍頭鱗身執旗杖引幽求入水府真君於殿下北面授
符牒拜起乃出門已有龍虎騎從儼然遂行瞬息到旧所
幽求至門又不敢入虽未食亦不飢餒少頃有覓水府使
者幽求應唯而入殿前拜引於西廊下接諸使下坐飲食
非人間之味徐問諸使中此何處也對曰諸真君遊春臺
也主人是東嶽真君春夏秋冬各有位各在諸方主人亦
各隨地分也其殿東廊下列玉女數百人奏樂白鶴孔雀
皆率趨動足更應玄歌日晚乃出宴於山東西為迎月殿

又有一宮觀望日至申時明月出矣諸真君各為迎月詩
一真君詩曰日落烟水黯驪珠色豈昏寒光射万里霜縞
遍千門又一直君詩曰玉魄東方開嫦娥逐影來洗心兼
滌目光影遊春臺又一直君詩曰清波滄碧鳥天截黯黯
連二似不辨忽吐清光園又一直君詩曰烏沉海西岫
蟾吐天東頭忘下句其余詩並忘之矣賦詩罷一直君乃
命夜戲須臾童兒玉女三十余人或坐空虛或行海面笙
簫衆樂更唱迭和有唱步虛歌者數十百輩幽求記其一
烏詞曰鳳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囑云語冷風
颯二吹鵝笙至四更有緋衣人走入鞠躬屈膝白天欲曙

官而趨出諸君命駕各辭次日昨朱衣人屈膝言曰白蟻
眾已老水府使有勞績諸真君皆曰便與遊春臺灑掃幽
永恣懷拜乞却歸故鄉一直君曰卿在何處對曰在秦中
人曰汝歸鄉何戀戀也幽求未荅又曰使隨吾來朱衣人
指隨西嶽真君諸真君亦各下山並自有龍虎鸞鳳朱衣
馬龜魚幡節羽旄等每真君有千餘人履海面而行幽求
亦操舟隨西嶽真君後自有便風迅速如電平明至一島
見真君上飛而去幽求舟為所限乃離舟上島不見真君
猶見旗節隱隱而漸沒幽求方悔恨慟哭而迢迢上島行
乃望有人煙漸前就問云是明州又却喜歸舊國幽求自

是休得常服茯苓好遊山水多在五嶽求絕宦情矣

唐憲宗

唐憲宗好神僊不死之術元和五年內給事張維則自新羅國廻云於海中泊山島間忽聞鷄犬鳴吠似有煙火遂舉月關步約及一二田則見花木樓臺殿閣金戶銀闕其中無數公子戴章甫冠衣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當汝去願為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出金龜印以授惟則乃奏之於寶冊後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問遂持之還舟中則龜背略無魚跡跡金龜印長五寸上

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
惟則至京師即具以事上進憲宗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
及覽金龜印歎異良久但不能諭其文耳因緘以紫泥王
鏤置於帳內其後徃徃見五色光可長丈餘是月寢殿前
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憲宗因歎曰鳳芝龍木
寧非此兆乎時又有處士伊祁玄解續髮童顏氣息香潔
常乘一黃牝馬纔三尺高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轡
惟以青檀籍其背常遊歷青丘間若與人款曲話千百年
事皆如目擊帝知其異人遂令密詔入宮內館於九華之
室設紫茱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茱席黼茱葉光軟香靜

涼冬溫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戈山離國所獻也烏戈山離國見班固西京賦帝每日親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嘗聞人臣禮帝因問之曰先生春秋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冢於海上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即於衣間出三等藥實為帝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芝色褐一莖兩穗穗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琴瑟焉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莢葵始生六莖其上合為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千葉一葉六影其成實如相思子萬根藤子一子而生萬根枝葉皆碧鈎連盤屈蔭一

其狀類芍藥而藥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聚之內不啻千莖亦謂之絳心藤人阜既成人乃莫見而玄解請帝自采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礼重焉遇西域有進美王者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鑒毛髮時玄解方座於帝前就視之曰此一龍玉也一虎玉也驚而問曰何謂龍玉虎玉也玄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為龍所宝若投之於水必有霓虹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巖谷為虎所宝若以虎毛拂之紫光迸逸而百獸隕服帝異其言遂令嘗之各如所說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漁者得一自獵者獲帝因命取龍虎二玉以錦囊盛之於内府玄解

還東海亟請於帝未許之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嵎
華麗間以珠玉帝元日典玄解觀之帝指蓬萊曰若非上
仙朕无由得及是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
无能試為陛下一遊以探物象妍醜即嘯体於空中漸亮
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側連声呼之竟不復有所見
帝追思歎恨近成羸疹因号其山為藏真島每詰旦於島
前焚鳳腦香以崇礼敬後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黃牝馬
过海矣

吳長君

欲度之

吳秀有仙風道骨弱仙

但色心未絕一夕秀讀

書灯下有女子扣門啟視絕色也與之處者兩月一日過
仙翁二曰君兩月不見態色非恒豈復有桑中之遇乎秀
笑而不答仙翁袖中出一丸藥云此藥以醇酒下能令婦
人顏色媚好秀持歸如方與女飲之少選女云腹痛就枕
秀呼問不應秉燭視之惟一具枯骨而已秀殊驚平生
心為之冰釋蓋仙翁所為也後受仙翁元明秘法年八十
九白日昇天秀字長君